

2017  
年

中国  
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

韩璇  
选编



2017年

中国  
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韩璇  
选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7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/ 韩璇选编. -- 武汉 :  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1  
(2017年选系列丛书)  
ISBN 978-7-5702-0065-8

I. ①2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中  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7700号

责任编辑: 高田宏 沈瑞欣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泓润书装

责任印制: 邱 莉 王光兴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26.25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400千字

定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 目录



- 001 消失的兵符 / 邓炜高
- 015 大隋名捕·蓝釉娃娃 / 墨跖
- 068 时间的缝隙 / 香无
- 085 代达罗斯的迷宫 / 漆雕醒
- 113 合州迷案 / 沈淦
- 126 跨境谋杀 / 刘宏
- 153 灵魂有毒 / 王珂
- 203 板凳犬奇案 / 王永坤
- 208 新编说岳全传之风神 / 纳兰潜艇
- 249 杀心 / 瓜太
- 271 无妄之火与高女 / 拟南芥

311 吸血蝙蝠 / 张世美

318 猫脸老人的杀意 / 轩弦

360 第九个人 / 宋阿曼

371 妖鼠 / 阿真

# 消失的兵符

邓炜高

西汉武帝年间，南粤王僭越称帝。汉朝派出一行身怀绝技的刑徒到南粤国当间谍，试图偷到南粤王的兵符，打开大汉和南粤之间的关卡。他们不知道，那个瘴疠之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……

## 一 逃难之人

西汉武帝年间，南粤王在朝称帝，出行黄屋左纛，这可是僭越的大罪，汉武帝大怒，下令十万兵卒直下南粤，然而岭南道路峭险，两国之间的关卡——寻峡，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大军浴血数月仍难进寸步。

这日，一行五人在边界被擒，士卒怕是大汉的细作，不敢怠慢，很快将人押送到了南粤王宫。

一行人在南粤王面前跪下，为首一人道：“我们自中原逃难而来，希望陛下可以赐草民容身之地。”

南粤王见这几个中原人也称自己为陛下，不禁颌首微笑：“你们弃暗投明自然极好，只是不知你们为何要离乡背井，来到我们这样的小国？”

为首之人伏地说：“我们本是齐国厉王家臣，可是汉家皇帝偏听昏庸，逼死我主，齐国除而为郡，我们的妻儿连坐下狱，我们侥幸逃脱，天下之大，唯南粤一隅可为立锥之地。”

南粤王故意停顿了一下：“现在汉朝大兵压境，南粤人人奋而争先，

要是养有闲人，怕臣民们会颇有微词……”

为首之人直起身来：“我等自当为南粤尽一份微薄之力，草民莫冶，祖上三代均是铁匠，齐王府刀剑多出自自我手，耨锄之类更是不在话下，这几位是我的下手。我等驽钝，只是打铁冶金有一点过人之处，如果有什么值得陛下驱遣之处，定当尽忠竭力、万死不辞。”

南粤王不言语，看这一行五人，除了莫冶，一个极为壮硕，一个虽瘦弱但精干，一个老汉，最后一个明显无缚鸡之力的老儒。

莫冶察言观色，立即伏身：“不敢欺君，此位儒生并非铁匠，而是家伯，因怕我出逃他会受牵连，只好一道逃出。另外，我等特意陛下奉上家传宝刀，虽非了不起的奇兵，但是吹毛断发，也算有些用途。”

南粤王接过宝刀，只见刀刃出鞘，寒光扑面，他不置可否地点点头：“南粤国难当头，当然需要各位的扶持，有什么事等各位安定下来再说罢。”

当夜，众人就在南粤王安排之处就寝。

月上中天，房中忽然传来低声的话语：“看守的人大概已经睡了，大家起来吧。”说话的是铁匠莫冶。

“憋了这么久，可把我闷坏了。”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说。

“小声点！”莫冶压低声音。

原来，他们确实是受齐厉王案牵连的家臣，却不是来逃难的，而是被派到南粤国的间谍。为首那人确实是铁匠，其他人却不是他的下手。壮汉是齐厉王的一员猛将，力能扛鼎。瘦弱的人专行偷盗之事，名叫夜燕，原来是在齐厉王处混吃混喝的门客。老儒也是齐厉王的门客，礼乐诗书、金石印玺都颇有造诣。至于那个老汉，竟是一个熟习丹鼎之术的方士。

铁匠环视了一圈：“我们都是戴罪之身，只有偷得南粤国的兵符，打开关卡，才能将功补过，救妻儿于囹圄。可此事又困难重重，一旦败露，我等恐要魂断这瘴疠之地……”

这时，方士忧心忡忡道：“你只管发号施令，我们一定赴汤蹈火。不过兵符乃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器，南粤王绝不会轻怠，即使偷到，还要越过重重关卡，带到寻峡，怕非易事。”

铁匠点点头：“现在，当务之急是找到存放兵符的确切地点，我让

你做的事怎么样了？”

方士说：“宝刀上涂了我专门炼制的冷香，夜燕豢养的乌貂嗅觉冠绝天下，定能找到。”

说话间，一道黑影从门缝射了进来，以看不清的速度钻进了夜燕的衣襟中，窸窣窸窣响了一阵，夜燕抬头道：“宝刀在宫邸的东南角，守卫太多，貂儿没有靠近。”

铁匠点点头：“南粤地处五岭之外，多盐而寡铁，懂锻铁的匠人更少，铁器均是与大汉交换而来，但南粤与大汉的边市早已被关闭，春耕将近，南粤一定需要我们修缮已损坏的耕耒。据将士报告，边关经常有飞得极高的信鸽飞入南粤，大汉可能也被安插了奸细，不过我已安排妥当，不会有大的纰漏。”

“大伙儿留心，”铁匠忽然话锋一转，“谋划中的几步需要得到早已打入南粤的耳目协助，此人在南粤颇受重用，南粤王僭越的线报即是他传回，但此人乖张小气，眼高手低，朝廷正是担忧他耽误了任务才把我们派过来，要是有些不痛快，大家请担待些，大局为重，不可为一时痛快而坏了大事。”

壮汉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他要是敢冲撞了爷爷，看爷爷与他好脾性。”

铁匠低声道：“为你一时之气坏大伙儿性命，怕是不大好吧？”

壮汉似乎有些忌惮铁匠，当下不再言语。

## 二 任务艰险

虽然大敌当前，南粤王还是忍不住，拿出那几个中原人进贡的宝刀来细细赏玩。刀虽长不盈尺，却沉实铿锵，最妙的是，宝刀通体还有几丝冷冽神秘的气息，与宝刀本身相得益彰，让人爱不释手。

突然，一只鸽子自窗外飞了进来，南粤王拉开案桌下的暗格，把宝刀放在花梨木匣旁边，解开鸽子脚上的小竹筒。他知道，只有重要的军情才会送到自己的卧房内。

只见情报上写着：“莫冶确有其人，通锻冶，原齐厉王家臣，后不知所踪。”

南粤王终于放下心来，春耕渐近，百姓耕耒多有破损，往日交换



铁器的边市被关闭，现时南粤正需要主持锻冶铁器的人。他下令：拜铁匠莫冶为郡国盐铁官，秩俸三百石，主管南粤铁器打造，随行之人辅助，具体与大司农部丞张易细谈。

五人接旨后，老儒悄声问：“不知我们如何与大汉耳目见面？”

铁匠思考着老儒的问题：“不急，他总会来找我们的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与大司农部丞搞好关系，我们登门拜访一下张大人罢。”

话音未落，门童忽然进来通报：“大司农部丞张大人到。”

房间里的五人一惊，仓促起身，稍稍整理了衣襟便伏在地上，额头还没触地便见几双鞋子踏入了门内，最前面一双是三品官秩的双尖翘头方履。铁匠五人大气都不敢喘，只听到双尖翘头方履转身吩咐随从：“你们出去，把门带上。”

铁匠朗声道：“卑职莫冶不知大司农部丞张大人亲临，有失远迎，望大人恕罪。”

只听头顶传来几声冷笑：“我说朝廷为何派一个不上台面的工匠来敌国卧底呢，原来台面上的话还是会说的。我就是大汉在南粤的间谍张易，你们起来吧。”

铁匠低眉道：“我等受朝廷之命到这蛮荒之地辅助张大人，为君分忧，是我等几世修来的福分。”

张易脸上皮笑肉不笑，心里却愤愤不已：朝廷分明是对我不信任，居然派了最低贱的戴罪工匠来羞辱我。他心中不平，嘴上却没透半点口风：“你还算识相，知道个轻重主次，即使是辅助，这件大事你们每人怕也有点微薄功劳。起来说话罢，你们有何计划，先禀告于我，我也好帮你们说说话。”

铁匠半弯着腰，还是毕恭毕敬的样子，说话却有条理：“这几天虽有人暗中看守，然而我还是设法获取了一些情报，还希望张大人指点一番。”

铁匠在案桌上放了一枚棋子：“其一，寻常人难以靠近南粤王三尺之内，想盗取兵符，最好能知道南粤王的卧房所在。据大人的线报，南粤宫殿错综复杂，南粤王生性多疑，知其下榻之所的，只有几个心腹，外人难以得知。

“其二，即使能找到南粤王的卧房也难以潜入，宫墙高逾三丈，鬼

神也难以强行闯入。而宫门是衬以青铜的千年楠木，还有禁卫军把守，戒备森严，出入均须禀报，宫内昼夜有人巡查，口令一日一换，要潜进南粤王的卧房，难度不啻于上青天。”

张易目光闪动，低声道：“继续。”

铁匠稍稍直起腰来，放下了第三枚棋子：“其三，都城番禺与边关距离遥远，路上还有多个关卡，要想尽快把兵符送出很是困难。”

“其四，盗取兵符时需要多名人手协助，但是护送兵符时，人多了却难以通过边关，出纰漏的可能也会大大增加，所以只需一人护送兵符，余者仍留在番禺，然而南粤王发现兵符失窃，一定会大肆搜寻，如此一来留下的人性命就堪忧了。”

铁匠说到最后，已经挺立如松，眼睛也开始有神起来。

### 三 前狼后虎

张易看着案桌上的四枚棋子，心里暗自有些踟蹰，此人虽出身卑贱，但刚到南粤就立马整合了所有的线报，还分析得丝丝入扣。自己滞留南粤许久仍然没有获得兵符，很大程度上也有这几个原因。他转而冷笑起来：“莫大人果然厉害，可是陛下把莫大人派到此地，却不是要来说任务有多艰难的。”

铁匠听出了讥讽之意，腰马上就弯了下去，低眉顺眼道：“我等进贡了一把宝刀，此刀乃奇珍，南粤王一定爱不释手，与兵符一起随身携带。宝刀涂有冷香，经久不散，乌貂追踪到宝刀，也就知道了兵符的下落，夜燕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偷出来，然后在南粤王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快马送至边关，边关一开，汉兵即至，南粤王就再难有回天之力。”

张易带着不屑环视了一周：“乌貂乃是小偷等养来偷盗钱财之物，果真是鸡鸣狗盗之徒。不过也难怪，打铁的明修栈道，力士可作苦力，江湖术士会点狗皮膏药，梁上君子就做回老本行，三教九流各尽其能啊，不过……”他视线停在老儒身上，“你怕是没有什么地方罢？”

铁匠一惊，与老儒急忙跪倒：“大人火眼金睛，这位儒生乃是家伯，同受齐王案连坐，草民见有立功机会，就斗胆把家伯也带过来，希望可以分得半分功劳赎罪。”

张易很是为难的样子：“此老儒一看就易让人生疑，若南粤王疑心一起，难保不功亏一篑。你们把国事当儿戏，我怕也不得不在奏折里写明，否则乃是欺君之罪。”

铁匠使了个眼色，老儒瑟瑟地摸出个玉佩，铁匠一把夺过，双手递给张易：“家伯礼乐诗书都颇有造诣，金石印玺更是一绝，这是出自他手的一点小心意。”

这玉佩是西域上等玉石雕刻，入手温润，透雕的游龙戏凤，祥云氤氲，果非凡品。张易满意地接过：“当然了，看在你尚有一丝报国雄心的分上，我会替你说点好话的。”

铁匠谄笑道：“那就有劳大人了，另外草民还有一事相求，南粤王封我为郡国盐铁官，却还没有诏书，不知大人能否帮我请求南粤王下一份正式的诏书，没有正式授命文书，这个官职就不大牢靠，下一步也难以展开。”

张易脸上泛起一丝讥笑：“此事乃举手之劳。我知道你们是戴罪之人，忽然被拜官想过官瘾，但大事为重，万不可因小失大。另外，”他有些随意地说，“我毕竟在南粤当个不小的官，你们计划的后面两点我可以提供解决之道，到时我备上人马，你们一旦得到兵符我愿担奇险为你们送到边关，到时你们匿藏在我的官邸里，可以安全等到汉兵攻入番禺。”

张易刚踏出门坎，壮汉就忍不住了：“好高明的算盘，让他送出去，岂不是把功劳拱手相送？”

铁匠不理壮汉，转身问老儒：“认清了吗？就是张大人吗？”

老儒点点头：“正是此人，当时正是他向主父偃告发了齐王，齐王才被主父偃参了一本，我等也才沦落到今日之田地。”

壮汉霍然站起来：“害我等身陷囹圄的竟是张易？”他看了一眼铁匠，说，“大哥果然好耐性，仇人面前颜色不变，小弟耐性怕是不及哥哥之万一，看我去取他首级！”

铁匠喝道：“坐下！大局为重都忘了吗？”看到壮汉被大伙儿强行推回到榻上，他继续说，“张大人是朝廷命官，他的话就是朝廷的话，我们自然是要听的。”

张易刚走出大门，脸上的鄙夷之色便表露无遗：“一群卑贱奴婢，还不是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？若你等成了，还是要老实把兵符送给我，

到那时你们就算躲到南粤王宫里也还是难逃追捕；若你等败了，我再出手，更显露我的手段，到时在圣上面前也更得尊宠了。”想着，他不自觉地笑了起来，“夺得这个功劳后，要除掉你们这些齐王余孽还不是轻而易举？”

铁匠五人当然不知道张易的歹毒心肠，他们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准备中。为了应付南粤王，铁匠下令把全国破损的农具都收起来重新锻造，一时间农具和锻造所需要的木炭把库房都堆满了。为了不引起南粤王的疑心，铁匠甚至带着方士踏遍了番禺附近的山去寻找铁矿。南粤山高林密，蛇鼠众多，他们多次遭蛇噬，南粤王对他们也愈加信任，赐了他们很多硫黄，用以驱蛇。

#### 四 身份泄露

这天，又一只信鸽飞进了南粤王的卧房。南粤王打开竹筒的火漆，竹筒上的字很是潦草：“入境五人均为汉朝奸细，陛下千万小心。”

南粤王把竹筒递给丞相：“你让我再核查一下他们一行的背景，这是边关发回来的，果然有收获。”

丞相点点头：“怪就怪他们带了个儒生，当时微臣就觉得一行叛逃的人居然带个儒生，自是可疑，而陛下在大汉安插的间谍当时只是核查了带头铁匠的身份，这次再核查细一些，他们就露出马脚了。”

南粤王露出一丝深邃的微笑：“知道了他们的身份，我们手上的底牌就多了一张。”

丞相不解地抬起头：“不现在马上抓住这些奸细吗？”

南粤王心情不错，耐心地解释：“南粤孤悬南疆，兵卒难抵中原锋芒，铁器牲畜都要倚仗中原，单靠天堑把汉兵隔在五岭之外，终非长久之计。中原天子居然想偷诸侯兵符，要是闽越国、夜郎国这些诸侯知道了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，对朝廷自然心寒，只要联合这几个南方的外诸侯，不但可以守住先帝遗志，问鼎中原也指日可待！”

丞相醍醐灌顶，敬佩地伏身道：“陛下神机妙算。”

“我们只需当场抓住他偷兵符，到时大汉再也无法抵赖了。”南粤王露出兴奋的神色，他拿出铁匠进贡的宝刀，“此刀气息不同寻常，一

定被做了手脚，他们知道我会把刀和兵符放在一起，他们就可借机找到兵符的所在。”

丞相心领神会：“不如我们将计就计，借他们送的宝刀来个请君入瓮？”

铁匠自然不知道自己前后都在被人算计，更不知道会带着弟兄们一步步地走进一个致命的陷阱里。掉进这个陷阱，不但自己五人在劫难逃，甚至连中原也有存亡之危。

这时，张易大人传来消息，南粤王要在立春之日出巡围猎。铁匠兴奋起来，这是个绝佳的时机，布置了这么久的局要拉开帷幕了。他没有意识到，立春根本就不是围猎的时间，更别提大兵压境，南粤王怎么会有心思去围猎作乐了。

南粤王虽比不得汉天子，但毕竟是天潢贵胄，围猎的仪仗浩浩荡荡，南粤王一身戎装，庄严肃穆的禁卫军分列左右。

伴随南粤王的王公贵族们很快就有了收获，南粤王也很有兴致地去追逐一只野兔，丞相矫健不逊于武将，骑马紧跟其后。南粤王等相追得近了些，低声问道：“可有什么蛛丝马迹？”

丞相神色轻松，朝远处的山丘努了一下嘴，一个身影快速地消失在了灌木丛里，南粤王看得分明，那就是铁匠一行人中的夜燕。

猎物开始上钩了！

南粤王故意高声喊道：“朕稍作歇息，诸位不必伺候了，继续围猎。”参与围猎的将士齐声谢恩，继续追逐自己的猎物去了。

南粤王支开护卫后，在华盖下的抬椅上躺了下来，故意露出宝刀的刀把。他怕奸细真能在众目睽睽下把兵符偷走，并没有把兵符带在身上，却带来这把做了手脚的宝刀。

可日头都越过了头顶，夜燕却一直没有动静。这个位置靠近灌木丛，又有华盖的遮挡，最是适合偷盗。南粤王有点浮躁，翻了个身，偷瞄到远处的身影果然也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在慢慢地靠近。

正在此时，南面忽然传来了一声沉闷的雷声，地面也微微一晃。

南粤王霍然起身，脸色已经变得煞白：“中计了！”还没等他有什么反应，附近围猎的将士就高呼着“地震”“保护陛下”围了过来，南粤王指着山丘：“抓住奸细！”

可是山丘上哪还有什么人！

南粤王一跺脚：“火速回宫，皇宫许进不许出，违者斩立决！”

可还是晚了，等南粤王赶回宫中，卧房案桌下的暗格早已敞开，里面原来放置的兵符也不翼而飞。

宫门完好无损，守卫也没见到任何人闯入，只是后宫三丈多高、一丈多宽的宫墙似被鬼神之力硬生生掀开，奸细就从这里大摇大摆地进了南粤王的卧房，把兵符窃走了。难道铁匠一行真有神鬼不测之威？

## 五 柳暗花明

其实，就在前一天，张易刚把南粤王要出城围猎的消息告诉铁匠，铁匠一行就商讨了起来。

壮汉一听到行动开始了，马上把耒砸到地上：“终于熬出头了，你们一个个都说忙，把爷爷一人撂在这里打造耕田的家伙，再耗下去爷爷都成半个打铁的了。”

铁匠冷静地分工：“明日夜燕去拖住南粤王，余人随我去盗兵符。”谁知壮汉又不干了：“让老儒去拖住那小子吧，盗兵符这样的大事他做不来。这段时间你看我天天打铁应付盐铁官这个苦差事，夜燕天天去跟踪南粤王，你和方士虽然也是游手好闲，但还偶尔出去看看地形，捡些石头回来，就这个老家伙，天天窝房里，他这身板怕风也能吹倒了。”

铁匠脸色一板，说道：“不得惫懒，我自有的道理。”

当夜无话，等到天明，壮汉还是老老实实让夜燕去拖住南粤王，而余下四人，则背上盖得严严实实的竹筐跟随乌貂去寻找兵符。

兵符和宝刀没有放在一起，但是乌貂并没有被宝刀的位置所迷惑，它不是往狩猎的郊外走，却领着大家走向南粤王宫。

原来铁匠早已料到宝刀和兵符有可能会被分开，专门让方士配出特殊的药物。南粤兵符以大山里的千年桃木刻就，只要宝刀与兵符靠近片刻，药气即可发散到兵符上，千年桃木与药气相合，兵符自有难以察觉却经久不散的气味。南粤王不知道，在他收下宝刀的时候，他身上的兵符就已经被盯上了。

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后宫外面，这里没有守卫，但朱红的宫墙岿

然而立，十丈以内根本没有可以借来攀爬的树木。壮汉仰头看了一下高度，面有难色地望着铁匠，只见铁匠放下背篓，拿过铁锹在墙脚挖了起来。

壮汉大吃一惊：“你莫不是疯了？宫墙下都是重逾数千斤的巨石，岂是几个人可以挖穿的？”

方士却是不理他，径自打开带过来的三个背篓，背篓用树叶做衬里，装的都是经过细细研磨的齏粉，颜色却不一样。壮汉嗅了嗅，黑色的是炼铁用的木炭，黄色的是南粤王赐的用以驱蛇的硫黄，而褐色的是铁匠和方士捡回来的硝石。

这时铁匠已经挖出了半人深的土坑，再往下果如壮汉所言，是无法撬动的巨石。

壮汉根据方士的指点，把带来的齏粉按硝石一份、硫黄两份、木炭三份的比例搅和均匀，倒进土坑，再把一块几百斤的岩石挪到土坑之上，只留出拳头大的窟窿。众人退到数十丈以外，再用火箭引燃齏粉。

壮汉本是万军之将，百步穿杨当然不在话下，羽箭一出，须臾之间地动山摇，乱石横飞。四人伏在远处，耳朵也被巨响震得嗡嗡作响。等到巨响过后，原本固若金汤的宫墙似被雷公炸开了一道口子，宫墙中的巨石都已迸裂，未倒的宫墙也爬满了裂纹。

壮汉惊讶不已，方士却不以为意：“此物是我炼丹时无意所得，有夺天之功，若用于两军对垒，必定多生杀戮，所以不敢流传于世。”

宫内隐隐有“地震，快逃”的嘈杂声传来，铁匠把乌貂从怀里放出，大伙儿趁乱赶紧爬进王宫内。

宫中守卫正一团慌乱，尘土飞扬，到处都是慌不择路的人。铁匠奋力推开人群，还是被冲得七荤八素。虽有乌貂带路，众人仍迷失了方向。好不容易跟着铁匠闯进了一间屋子，一进门却只听到“咕咕”的声音，四周挂着数十个精致的笼子，里面都是鸽子。看来南粤王很是喜爱这些鸽子，专门把它们放到了宫中。壮汉环视了一下，抱怨道：“今天貂儿鼻息不通，带错路了。”

铁匠连忙继续寻找，不多时又找到了另外一处宫殿。房内的宫女和宦官都逃出去了，这里挂着厚重华贵的帷幔，绣的是海外风物，与中原迥异，香炉里焚的是龙涎香，香气萦绕，最里面的床，帷帐上飞

龙走凤，看来是南粤王的卧房无疑。

乌貂在案桌底下啾啾地叫，铁匠一把扫掉案桌上的笔墨帛布，掀开案桌，底下果然有个暗格，里面有一个花梨木匣，打开木匣，众人日思夜想的兵符赫然躺在里面！

兵符由桃木刻成，成虎型，制作极为精巧。铁匠看着手中的兵符，不觉有些出神。

壮汉对兵符却不陌生，一把夺过，兴奋地问道：“怎么不作声？我们马上飞赴寻峡打开关卡吧。”

铁匠这才回过神来，不由冷笑道：“从番禺到边关寻峡足足有六七百里，路上关卡重重，南粤王一回来，我们就成了南粤的重犯，你怎能安然把兵符送到边关？”

壮汉一愣，张口结舌了好一阵子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铁匠似乎早有准备：“昨日张大人给我们带来南粤王要围猎的口信时，我就已经让他备好快马和装束等候了。”

壮汉一蹦三尺高：“你把到手的功劳拱手送给不共戴天的仇人？张易一看就是个奸诈小人，要是他得了头功，怕是不但不让寸功给我们，还要咬我们一口。”

铁匠夺过兵符，坚定地说：“张大人是朝廷命官，得个头功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我也不求闻达于庙堂，只愿分得寸功给妻儿换个无罪之身。况且张大人还是南粤国的大司农部丞，过关卡比我们容易得多。”

壮汉见铁匠主意已定，只能无奈道：“那我们真的要躲到张易那小子的窝里，直到汉兵南下？”

“南粤王发现兵符失窃，一定会把番禺城每一寸都翻起来，张大人官邸并不十分稳妥。”铁匠对众人道，“幸亏方士有寻龙点穴之术，在象岗山寻得了南粤先王的王陵，你们先到王陵内躲藏。修建王陵的工匠都已被杀，粤兵难以找到。王陵内已囤有干粮，足以待到汉军攻入番禺城，我与夜燕随后便来。”

## 六 原来如此

南粤王宫中，南粤王面色煞白，丞相虽然惊愕，却未失方寸，跪



地禀奏道：“从这些细作对宫中的熟悉程度看，南粤国怕是还有更大的奸细。陛下切勿自乱阵脚，亡羊补牢未为晚也，只要应对得法，陛下不但可拿回兵符，还可以把奸细尽数擒住。”说罢，他附在南粤王耳畔如此这般言语了一番。

南粤王点点头：“就按你说的，双管齐下，马上吩咐城楼点燃青色狼烟，另外备好笔墨帛布和金玺，宣太尉觐见，此事十万火急，拖延不得！”

南粤王宫飞起一只信鸽，带着性命攸关的军令，风驰电掣地向边关飞去。信鸽还未飞高，毫无征兆地，一支羽箭径直射中了它，信鸽一头栽了下来。

夜燕身若矫猿，很快就取下了落在树梢的羽箭，羽箭插着的，正是那只从南粤王宫飞起的信鸽。

夜燕把绑在信鸽脚上的白帛交给铁匠，佩服不已：“如你所料。”

铁匠点了点头：“赶紧把兵符交给张大人罢。”

张易虽然在南粤当的是文官，骑术却不俗，揣着兵符，风驰电掣地向边关奔驰，就像飞鸽一般。

这边象岗山上，三人伏在密林中，警惕地观察着周围，铁匠和夜燕刚出现，老儒就一个箭步冲出：“东西拿到了吗？”

铁匠急匆匆把白帛递给老儒，老儒气势如虹，毫无之前的猥琐之气，他展开白帛扫了一眼，比画了一下字迹，从怀中也掏出一面白帛，按在找来的半块案板上奋笔疾书起来。壮汉贴上去，看到老儒在白帛上行云流水地写道：“见谕如面圣。即令寻峡军士开启边关，缴械偃旗，伏身以待天朝上国。”老儒写完，从怀中掏出了一方印玺，端端正正地盖了下去，是“南帝行玺”四个字。

铁匠把这方白帛叠好，在怀里掏出了一只活生生的信鸽，其他几人心翼翼地把白帛捆好，系在鸽子脚上，鸽子即向北方飞去。

壮汉不好打断，急得抓耳挠腮，好不容易完事了，大声嚷道：“你们心照不宣，只蒙我在鼓里，怕不太仗义罢？”

铁匠见大事已了，松了口气，直接把在王宫外射下的白帛扔给壮汉。只见那块白帛上写着：“见谕如面圣。兵符已被奸人所盗，寻峡军士不得懈怠，轻信妖言。望众将士须臾不忘厉兵秣马，御敌国门之外为盼。”